作者：hasmart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16305050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话像张面膜，在意会的间隙里便迅速干燥，皮队感觉脸上紧绷绷的，扬肘问：“会场内的都算上，有谁把全稿通读完的吗？……墙边那俩！你们把蹄子撂下――咱们前期专案组的除外。”

　　会场内鸦雀无声，七组代表侧脸，冷冷地瞧一组：“俩眼都长前边的，你们阅读速度快，应该差不多吧？”

　　“没有没有，”一组忙抽眼看皮队，“我们严格按领导吩咐，只读了划归我们的那部分，再说时间也不够……”

　　三组袖拢阅读器甩来一眼：“没看就没看吧，又没责任……”

　　二组：“哎，早知道这样，不如到激活中心把这书刷一遍，这多耽误工夫……”

　　“不行不行，”四组一听就摇头了，“我宁可读，我可不刷，刷书小时候无所谓，现在刷，脑子受不了。”

　　“对啊，对啊，刷书比激活还疼呢！”“就是，去年我把历史忘光了，为考职称，找护士整个重灌了一遍，连恶心带吐，半年都没起来……”“这就完了？你刷一遍波力钛壳依靠纳米学试试……”“得，我可不敢，我不是理工的料啊！”“刷完不就是了嘛！”“嗨！理解不了，刷也是白刷！”“唉，更惨的是容量不够啊……”“还是人好，百分之九十八都闲着。”会众们纷纷附和。

　　眼瞅大伙儿这工作情绪严重低落，皮队长深感无奈，把头转向讲台：“穆局，整篇通读时间太长，我来重新安排，您先休息一下吧。――穆局？”

　　“嗯？啊，”穆局长在空气中涮涮头颈，从盹儿里缓醒过来：“嗳――先让三组把意见详细说一下嘛，如果稿件与案件真的无关，还读它干什么？”

　　大伙都感觉话茬儿有点对不上――领导这是从哪儿睡过去的啊？只见皮队自击其顶：“瞧我这猪脑子，老糊涂了。”转回身子示意三组代表开口，忽又自行截住：“等等，‘分割阅读必致断章取义’，你们组刚才也没读全文呐，有关无关的也谈不上了。”接着又回肘转头：“乱了乱了，脑子乱了，穆局，咱们还是休息休息，先吃饭吧！”

　　机关自助食堂内灯火通明，工作者们三五聚落地进餐。小羊叼着两捆韭菜踱到奇蹄目餐区，高扬着头找到小马，凑过来松嘴，放进食槽，嘻皮笑脸地道：“怎么着，换口儿尝尝我的？”

　　小马瞥来一眼：“那玩意儿辣心，我可吃不惯。”继续嚼起甘草。

　　“你看，我这也是火雷噬嗑白搭工，你也不知道领情儿。”小羊嘴里撕扯韭叶儿，带笑往后斜。

　　“破毛病改不了，讨厌。”小马鼻孔喷气，厌恶地掸了下后腿。

　　小羊笑道：“谁看你身材了，我是瞧你这粪兜子不错，新买的吧？”

　　“我自己的钱，怎么着。”

　　“蹄铁裂了都不舍得重新打，粪兜子换得倒勤。”

　　“你没订《诗雌访谈》吧，雌作家们说了，‘粪兜子好看，你就漂亮，粪兜子有品，你就端庄’,‘别问我哪来的自信，我从不会把粪蛋子掉在地上’，‘优雅，从拒绝踩着自己的大便说话那一刻开始’……总之，事关气质，每匹骒马都该拥有一个最时尚的粪兜子，你懂什么。”

　　“咩哈。”

　　“你坏笑啥？”

　　“没什么，我觉得你跟那小说里写的蛮像的。”

　　“哪像了？”

　　“你看，”小羊用蹄子在地面画了个圈，“这是整体的你，”然后在圈上画了个金字塔式的正三角，边儿切着圆，每个尖角都戳在圈外面，“这是你认为的自己。”最后在这圈上又画了个与正三角相对的倒三角，使图案变成了半套在圈里的六角星：“这个倒三角也是你，不过是你的另一面。中间这个与圈重合的六边形是你和他人对你的共识，被三角边切出去的、靠外的小扇形部分，则是他人眼中误以为是的、你的虚像。”

　　“这啥？心理模型啊？你哪学的这玩意儿？”

　　“太瞧得起我啦，有工夫我也不学习啊，就是刚才就着这小说现琢磨的。”

　　“你这啥意思？”

　　“我是说，你用买新粪兜子的行为来换取时尚感，其实并没有拓展自我的领域，而是在强化虚像的部分，这样活得有点不真诚。”

　　“嗨！瞧你费这大劲！虚就虚呗，我自个儿心里美就行了。”

　　“哈哈，有道理有道理，”小羊看风不对赶忙使舵，“虚实本属一体，空即是色嘛。”借机又凑近些，“哎，说正经的郝姐，你对这案子怎么看？”

　　“说不好啊，不过多半是自杀。”

　　“怎么说？”

　　“皮队不是都讲了嘛，稿子写的和现实有关联，我觉得草稿中迹象更明显。你想想，草稿中的病房墙面是胶，并且用胶来指喻生活，而在无名定稿中，墙面是没有胶的，被囚男子的脚却像‘蛞蝓之尾’，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真正粘腻的不是生活，而是人类自己呗！”

　　小羊眼神游离带笑：“你觉得……是作者认清了这一点后自己删掉了草稿，重写一份并带着它投水而死？”

　　“差不多。”

　　“可他为什么要在定稿中留密码呢？草稿有名字而定稿却没了，不奇怪吗？没用的草稿反而加密又删掉，这更说不通啊。”

　　“你不知道很多油画下面还有一层甚至很多层吗？”

　　“‘写作就是绘画’？你还真信了……”

　　“听说人类那会儿，艺术就是这么玩儿的。”

　　小羊连连摇头：“要我说，你也上了文化的当了。”

　　“当？哪有当？”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稿中说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这既是科学，又应用于武学，听起来挺文化的对吧。”

　　“是啊。”

　　“但是武学里根本没有纯直线。发拳的轨迹几乎都是弧线甚至是圆，只是表现得像直线而已，因为直则僵，曲则全，一直，就没了变化和余地。太极缠丝、八卦走圈、心形意拧裹钻翻都是弧线、都是圆。‘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只能应用于平面，不能简单套用在立体空间。”

　　“……那又怎么样？”小马眼神茫然。

　　“你想没想过，小顾到大陆为什么坐船？”

　　“女孩儿家行李超重呗……要么就是坐船便宜？”

　　“铁轨都在诗外，你再想想？”

　　“哎呀，你直接说嘛！”

　　“你真是……好吧，”小羊拿她一点辙也没有，用蹄子在地面画道：“你看，航线是航程的表记或者说假借，地图上两点间的直线，在实际中是一条曲线，因为星球是圆的。行船用海图，海图上的大圆航线就这样，换句话说，点对点到达最快的可以是曲线。”

　　小马：“欸……”

　　一瞧眼神就知她在欸什么。小羊从心往外叹着气道：“瞧你，这当初地理的知识都白灌了。直线是个当，你记得这点就行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绘画雕塑也是一样的，现代艺术虽可纯用几何线条儿，但也得使色彩和构图表现出韵律起伏、节奏动态和情感信念，这样才能借由抽象的弧激发脉动、产生活力、形成美感，否则蒙德里安和他那些线框色块儿就真成了唬外行的罪薮和祸头了。”

　　小马：“这样的话，说写作就是绘画也没什么不对啊。这算上什么当？”

　　小羊：“那种一致性也是相对的。你想想主人公和还俗的对谈，想想他自己一个人时候脑内的话，想想他住在哪儿？他信的落款说自己在五零二室，但实际打开的呢？他之前是在美中找回了自己，但实际这都是些陈词滥调，美以及爱与死这些东西之所以永恒就因为它们是陈词滥调儿，是刺痛受伤皮肤的‘日常的微风’！”

　　“啊……”迟滞片刻后，小马反应过来了，“‘仿佛只是仿佛，是趋近一致，不是等同、不是重合！’”

　　小羊：“虽然稿中谈艺术的地方很多，我倒觉得这些都是掩人耳目的直线，因为艺术是个拔高的虚词，艺术的实相其实是技术，而技术是需要在实践中娴熟起来的。皮队之前说艺术武功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是实实在在地说反了。艺者耕也，艺人过去是指种地搞园艺的人，也就是说，能种能收、凭之养家肥己维持生命存续的技能才叫艺术，稿中的主人公恰恰一直泡在自己的艺术情绪或者说艺术情结里，从来不去实践它，作者开场就写他穿着一米多厚的千层底，这就是在描写他没有‘脚踏实地’，直到从生活的牢笼转移到病房的牢笼之后，他才实际地写了封信、涂了个鸦，‘笔触再次生动’，从中体会到了表现力和落成的重要，最后虽然依旧不专业，却连描摹心相的鼓点也听懂了，这才是真正的通感。当然，不脚踏实地反而煅炼想象力，这在创作中也是有益的，即所谓走着走着，‘功夫已经上身了’――创作练笔、圆熟起来的过程不也是这样吗？但在此之前，他的一切设想就像‘干枯的、揉在一起的无花果和葡萄枝子’，而无花果和葡萄的枝子是什么？耶稣说，不能悔罪的人就像不能结果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枝，是没用的、是要除掉的，那么，只空想而不践行的艺术，就是欲从事艺术者该悔的罪了罢。”

　　小马：“……也就是说……之前他在派出所里被八味神罩体的时候……”

　　小羊：“他当时只穿一只鞋，也就是说，只有一只脚踏了实地，那个开悟，跟之前还俗的开悟一样，还是假的，不过是催眠后的混乱和宗教式的自我膨胀罢了。他坐沙发这边吃饺子时说过看自己的书架就像在佛窟前面对公审对吧，那看病的时候，那些佛或者说书的作者不就是替他撑腰的了吗？以他的笔法，这佛显然兼挂释氏和弗氏，他是拿自个儿当宗教知识界的代言人了，实际上呢？他连菩提树和娑罗树都分不清楚，入灭和开悟都没整明白！”

　　“不是吧……”小马迟疑着，“这么说，后面那次也是假的？”

　　“他就没――不，不如这么说：他的真根本不在这类地方。写作者都有自己专有的语言世界，在他的世界里，弗者非也，佛是看透非情后转生大怜悯大慈悲，非人亦人，变成了‘人的仿佛’，正如水果摘下来已经是死的，但还‘鲜’着，内含种子，凝聚了所有的生命力，而弗洛伊德呢……”

　　“等等等等，他还慈悲？他徒弟——目连还是地藏来着――的妈妈下地狱，他不是都没管吗？”

　　“你不能那么想啊，这个事情是这样，你看，交警懂交通法不假，但说你不听，闯红灯肇事把自己撞残废了，人家除了眼瞅着还能干啥？这一个是管不了，再一个，他性格里的确是有冷的一面，但这也不全是他的错儿――印度热啊，富贵人家饮食好火气旺，凉药吃多了就容易生这样的孩子，薛宝钗是这样，罗成也是，他呢？他爸可是国王啊。”

　　“哎，那他爸……”

　　“你先听我说别打岔——心理分析分析的是人情对吧，但分析者必须冷静客观，所以情又非情，主人公说他‘不再迷信弗洛伊德’，这不就暗示在他那儿学术也是宗教吗？还有什么罗哲斯，又沙堡又雕像的，即便能发声，那还不都是死东西？”

　　“哎，这麻烦的……没你想的那么深吧！”

　　“这不是深，这是一种技巧。你想想逍遥游怎么写的？先直状鲲飞，然后又齐谐载述，接着再安排汤棘俩人谈它，一件事讲三遍，烦不烦哪？但这就是修行圈写东西的笔法，《水浒》写武松血溅鸳鸯楼，一遍实写，一遍武松自叙经过，一遍官府勘察现场总结，学的也是它，事是一件事，但这里头有述有论、有真有假，不光槽子分层拉开，料也可能是三合料，还可能马钱子里兑巴豆，让咱们胡萝卜人参甘草掺着造，你不瞅准盯好喽，闭着眼大嚼，说不定哪会儿就窜稀了！”

　　“得得得！这正吃东西呢不知道啊！”小马烦躁地扬扬尾巴，在扑拉拉声中，坤包往下连坠了几坠，不知道是粪蛋子还是屁崩的。

　　“对不住对不住，”――为讨个好儿把人家说放屁的这还是头回，可见确实是用力过度了。小羊噤噤鼻子，点头缩脖地陪话：“嘿嘿，我是说啊，面对这种仿古织机文字，咱不能直读，哎，要理其经纬，见其正而知其背、深探其枝反旁侧、顺逆分合，通过探寻直线中的曲度，从诸般假里训出……哎？”说着忽然眼往上挑，连眨了几眨，“这么说那些……应该也不是那么简单……”

　　“又怎么了？”

“最尖最上最中央，英，ing，影，硬……”

　　“说啥呢？”

　　“还没想透……哎，你说，主人公如果在艺术层有所突破的话，八味神应该很欣慰吧？为何他们却面目狰狞？在那种表情之下，那些代表着自由幸福的人类英灵被卷携而起，真的是被荣耀了吗？”

[发布于 2020-07-23](//zhuanlan.zhihu.com/p/163050506" \t "_blank)